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潘高岭◎著

鬼打墙

GUI
DAQIANG

茅山秘术

之



文匯出版社

鬼打牆
GU
DAI
QIANG
之
茅山秘市

潘高岭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打墙之茅山秘术/潘高岭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96-0167-7

I. ①鬼…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6442号

鬼打墙之茅山秘术

作 者 / 潘高岭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版 次 /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00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167-7

定 价: 32.8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木傀儡	001	第二十三章	顺逆阴阳	080
第二章	往生咒	005	第二十四章	我伴君身侧	085
第三章	火葬场	009	第二十五章	元神离体	091
第四章	红纱劫	014	第二十六章	青龙回首白龙归	094
第五章	失魂引	016	第二十七章	道妖(上)	097
第六章	《琴心三叠》之白棺材	021	第二十八章	道妖(下)	101
第七章	《琴心三叠》之樽树占(上)	025	第二十九章	重返镇岳宫	106
第八章	《琴心三叠》之樽树占(下)	028	第三十章	又见故人来	111
第九章	《琴心三叠》之商羊舞	031	第三十一章	萤火虫之光	116
第十章	珠宝商	035	第三十二章	血光之灾	120
第十一章	邵大师	037	第三十三章	梅花信风	123
第十二章	大开卦	040	第三十四章	守尸鬼(上)	129
第十三章	鬼运钱	045	第三十五章	守尸鬼(下)	134
第十四章	太白入茆	048	第三十六章	亡灵之躯	138
第十五章	飞鸟跌穴(上)	051	第三十七章	玄阴星占	141
第十六章	飞鸟跌穴(下)	054	第三十八章	开宗立派	146
第十七章	镇岳宫	056	第三十九章	白衣女人	149
第十八章	兰有秀兮菊有芳	059	第四十章	五鬼聚阴	152
第十九章	朱草嘉禾	062	第四十一章	玄阴之尸	155
第二十章	太常婆娑	067	第四十二章	游棺	159
第二十一章	两个人的客栈(上)	073	第四十三章	丧葬风水之蛇化鸟(上)	163
第二十二章	两个人的客栈(下)	075	第四十四章	丧葬风水之蛇化鸟(中)	166
			第四十五章	丧葬风水之蛇化鸟(下)	168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六章	扶乩	171	第六十九章	永信和尚	246
第四十七章	明暗尸气	174	第七十章	祸起萧墙	249
第四十八章	灵宝三奇	177	第七十一章	百棺地(上)	252
第四十九章	隐身术	181	第七十二章	百棺地(下)	258
第五十章	看坟老人	183	第七十三章	佛门别院	261
第五十一章	迷棚之看坟人往事(上)	186	第七十四章	无语禅师	264
第五十二章	迷棚之看坟人往事(下)	188	第七十五章	空将因果问前身	267
第五十三章	拔宅仙	192	第七十六章	修行也无常	270
第五十四章	璇玑野	195	第七十七章	白昼显形	273
第五十五章	水鬼	198	第七十八章	炼尸丹	276
第五十六章	少女太常(上)	201	第七十九章	桐花万里丹山路	279
第五十七章	少女太常(下)	204	第八十章	茅山丹宗	282
第五十八章	秋坟鬼唱鲍家诗(上)	207	第八十一章	栖霞山	284
第五十九章	秋坟鬼唱鲍家诗(下)	211	第八十二章	毒水塘	287
第六十章	金童玉女	214	第八十三章	水猿仙引	290
第六十一章	镇魂台(上)	218	第八十四章	分魂离魄	294
第六十二章	镇魂台(中)	221	第八十五章	盐尸天虫	297
第六十三章	镇魂台(下)	224	第八十六章	水火既济	301
第六十四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227	第八十七章	玉石阴魂	304
第六十五章	国脉风水	230	第八十八章	颶风	308
第六十六章	愿得此生长报国	233	第八十九章	长生不死	311
第六十七章	聚散岂无缘	238	第九十章	此心如玉明似月	313
第六十八章	灵官庙	242	尾声		316

第一章 木傀儡

从前,有一个关于驴娘子的传说。相传唐朝时候,长安城西边有一个板桥旅店,店主是一个穷寡妇,大家都叫她三娘子。三娘子很善良,做买卖和气生财,所以住宿的客人很多,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三娘子的店里会平白多出很多驴子,她经常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别人。

有一天,一个叫赵季和的人来店里歇脚,店里已经住了好多客人了,赵季和就与他们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到了傍晚掌灯时候,三娘子请大家去吃饭,晚饭很丰盛,客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赵季和不喝酒,陪着客人们说笑话,歇宿的时候,客人们沉睡了,只有赵季和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到隔壁主人的房间里传来一些声音,赵季和很好奇,就透过板墙的缝隙向里张望。只见三娘子正从自己的床底下拖出一只小木箱来,她从箱里取出一副农具和木制的耕牛、木偶,把它们放在床前的地上,又从箱子里取出一袋麦种。三娘子把麦种交给木偶,又对着它吹了一口气。那木偶竟动了起来,它牵着耕牛在床前的地面上耕种,不一会儿,麦子发芽了,开花了,成熟了。赵季和吓得呆住了,一动也不敢动,只看着三娘子把木偶耕牛重新放回箱子里,又用收获的麦子做了几个烧饼。

第二天早晨,三娘子热情地招呼客人们吃早点,赵季和多了个心眼,没跟着去,只在外偷偷地张望。客人们拿起三娘子做的烧饼,刚吃了一口,便在地上打了个滚,一个个都变成了驴子。三娘子把客人们的财物藏起来,把这些驴子都赶到了棚子里。原来这是家大黑店啊,赵季和明白过来,吓坏了,他骑上马迅速逃离了这家客店。

过了一个多月,赵季和又来到了板桥旅店,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对付三娘子的办法。三娘子拿出自己的烧饼给客人吃的时候,赵季和借口自己口渴,让三娘子找水喝。趁三娘子出去的时候,他用自己带来的烧饼换下了三娘子的烧饼。三娘子再进来的时候,赵季和拿出自己的烧饼,假意让三娘子尝一尝,三娘子刚吃了一口,就地上打了个滚,变成了驴子。赵季和骑着驴娘子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临走时还一把火烧了这家黑店。

人而化驴,有点荒稽无考,但是像驴娘子这样用木偶(木傀儡)行邪祟的事情在我国民间并不少见。这种制成傀儡的木偶是一种巫蛊,又称厌魅、屏魅,是一种害人的法

术。寻常的木偶自然不能害人，可怖的是真有法术的巫师，能将人的生魂拘押在木偶里面，从而制成木偶偶或纸傀儡，这样就能够驱役作恶。相传以前有活人殉葬的风俗，后来不允许活人生殉了，权贵大户人家做殡葬只好用木偶或纸偶代替，那些木偶或纸偶（俗称金童玉女）随葬后就可以化成护棺鬼，保护着主人的墓室不被盗墓的破坏。可是木偶或纸偶只是一些普通的死物，哪里能起到护棺的作用？有些权贵人家就花大价钱偷偷地请一些巫师，把活人的生魂拘押在木偶或纸偶里，这样日深月久，在墓室里就能够化为厉鬼，称为“护棺鬼”。最早的盗墓贼不知道这种厉害，盗墓时往往惨死在金童玉女护棺鬼的手里，直到后来有些道士掌握了某些密法，才镇压住了护棺恶鬼。

这种拘押活人生魂的做法在道门里也有，称作“驱神点将”，不过道士们拘押魂魄是为了治病驱邪，替人消灾纳福，止塞瘀非，并不是民间的害人法术。

以上的说法并非我的杜撰，而是城东算命的张铁嘴告诉我的知识。张铁嘴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相师，据说相法传自姚布衣，有人吹嘘他能够早判阳、夜断阴，传说而已，谁也没亲眼见过。张铁嘴自己也否认，他说这样的事情不要多讲，不然公检法都来求他断案就麻烦了，好酒不怕巷子深，大家不必替他宣传。不过别人虽然替他吹嘘，我却对他似信非信，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相面，说我“骨丰顶凸，皮厚额方，头有肉角，大贵之象，不日定做高官，或者发一笔横财”，压根就没有应验。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人，还真得相信自己的命运，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像一头被套在磨道上的驴子，注定要不知疲倦地转着圈，尤其痛苦的是你还得睁着眼睛明明白白地受罪，简直连驴子都不如。

我那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做的是钳工，哪儿机器出毛病我就去哪儿鼓捣。在钳工组里我的技术不算最好，可数我活多活累，因为我们组长郭老铁看我不顺眼，经常支使我干这干那。其实干点活倒没什么，我恼恨的是他使唤我时露出一脸坏笑。最初我还有些不服气，时间一长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不过我可不承认自己懦弱。张铁嘴和我熟悉后，经常劝诫我说“忍得一时气，方为人上人，早晚要发达”，可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发达呢？说实话，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这辈子能做到我们化工厂厂长就满足了，到那时我扬眉吐气，郭老铁的钳工组长自然是干不成了，就让他做钳工，脏活累活全归他，做得不好打嘴巴。张铁嘴后来说我“项短头圆，头大有肩，一生富贵命”，虽然明知他说话云山雾罩，我还是沾沾自喜了一段日子。

在二厂里我还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同事，名叫王二祝。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其实并不确切，比如我虽然和王二祝在一起，但从来就不认为我和他是一路人。在我看来，王二祝非常浅薄，爱讲义气却分不出好歹，只适合做个替人跑腿的小角色，而我天生应该是个大人物，在人生际遇中应该被赋予呼风唤雨的神通。只可惜无情的命运把我们这些不一样的人变成了一样的人，一样无钱无势又无奈。

不过我虽然看不惯王二祝,那只是要饭的看不起讨米的,共同的命运却让我们同病相怜。和王二祝一样,我至今也是单身,而且比王二祝还大上一岁,29岁了。在八十年代初,这已经是超龄青年了,在农村里,算得上是老光棍。当然我和王二祝的情况不一样,并不是我的条件不好,主要是自己要求太高,高不成低不就的,自己把自己耽误了。我父母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条件不好,很是焦急,最后竟托人给我介绍农村姑娘,我那个气啊,太伤自尊了。那时商品粮还是挺吃香的,一个城里的小伙子去娶个农村姑娘,多掉价的事呀。我一气之下也不回家了,在厂里要了个单身宿舍住了下来。不料这正合了王二祝的意,他整天游手好闲,有了这好去处自然喜出望外,把这里当成了安乐窝,最后干脆配了把钥匙,自己搬了进来。

自从王二祝搬进来后,我就基本上不去住了,他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里面瞎混,我也懒得去管他。因为厂里组织青年人上夜校,我成了一名夜大生,夜大离我家挺近,我又搬回了家里。

在夜大里,我遇见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心仪的女青年。女青年叫郭如烟,名字挺时髦的,人如其名,我第一次看见她也有种迷人烟雾的感觉。她的座位离我很远,可是正好能让我看到她硕长的脖颈。每晚上课,我都要偷偷地看她几眼,时间长了,似乎她也有了感觉,时不时地对我抿嘴笑一下。天哪,世界多美好啊,我对她一见钟情了。当然这钟情只是我自己的钟情,还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意思呢,最好能找个适当的时机表白一下。不料正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祸事掉到了我头上。

时间正值1983年。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了“严打”风暴,在专政铁拳的打击下,流氓阿飞纷纷作鸟兽散。治乱世用重典,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当时对这些社会渣滓的量刑非常重。

一天夜里,我正在上夜校,更准确地说,我正在偷看郭如烟的脖颈,幻想今后的幸福生活时,几个白衣蓝裤的公安人员犹如神兵天将,突然降临在我的眼前。整个教室一片哗然,直到我被手铐铐住的时候,才得知自己犯了流氓罪。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俺还是黄花处男啊,咋犯了流氓罪?可是那些人如狼似虎,根本不听我的抗议,把我揪上警车就带走了。

到了公安局才弄明白,原来王二祝一伙狗男女成了流氓团伙。他纠集了一群男女流氓成天在我的单身宿舍鬼混,早就被厂里的门卫大爷注意了。严打一来,门卫大爷马上报告,王二祝一伙流氓就倒了大霉,被当场堵了个正着。二祝这小子溜撒机灵,被带出房子后乘公安一个不注意,连蹦带跳地翻过厂子的围墙逃跑了。最后这伙流氓最重的被判了15年徒刑,最轻的也判了个劳改。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暂且不表。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王二祝跑了,公安自然来找我这个房主算账。我在公安局里痛哭流涕,一再表明自己清白,最后还是厂里开出了证明,加上公安人员也没当场抓住我,没有证人证据,才把我教育了一顿释放了。

我那个窝囊，夜大自然也上不成了，请了三天病假在家里睡觉。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倒霉的事怎么都叫我摊上了呢。第三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去找张铁嘴解解我的晦气了。

张铁嘴看见我来，非常神秘地招呼我到里屋坐下。那时算命这勾当还只能在暗地里进行，所以张铁嘴这种故作神秘的样子我见得多了，也就没太在意。张铁嘴把里屋的门关紧，冲着我一伸大拇指，“得，老夫说你是贵人之相吧，果然有左右护持！”

老头脑袋给驴踢坏了吧，难道公安把我架到车上也算是左右护持？张铁嘴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你们厂里的那个钳工组长被二祝这小子打坏了，你还不知道？”

什么？郭老铁被打坏了？我从公安局出来还是郭老铁过来领的人呢，这是从哪里出来的话头？我起了疑心，便问张铁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王二祝那夜逃脱后，急急如丧家之犬，一时间走投无路，但这小子头脑灵活，他知道张铁嘴家里虽然人来人往，但都是找张铁嘴打探自家事情的人，对外人根本不在意，政府也很少注意这样的死角，所以非常安全。他知道张铁嘴和我私交甚好，就编了一套瞎话，说为了哥们儿义气，他王二祝带人收拾了一顿我最痛恨的郭老铁，不料郭老铁不吃暗亏，带了群人来报复，他吃打不过，特意来请张铁嘴帮他躲两天再说。张铁嘴大为感动，说：“你能讲哥们儿义气，老夫就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尽管在这里住着，那郭老铁不来便罢，来了看老夫用咒语咒他，管叫他家破人亡。”

第二章 注生咒

张铁嘴给郭老铁准备的咒语据说叫百解咒，贴在内室的墙上。我踮起脚看了一下，差点笑跌。还别说，张铁嘴画的人物简笔画倒真像郭老铁，一脸的络腮胡子。郭老铁的旁边曲里拐弯地画了个符，旁边写了一行小字，道是：“昆仑山上一窝草，七十二年长不老，奉师拿来妆天地，诸师邪法尽搬倒。”

张铁嘴见我发笑，有些悻悻，说：“你休要不信，不是老夫立下如此灵咒，那郭老铁岂不早已寻来？定是这符咒显灵，让郭老铁脑壳发晕，想破头也料不到对手竟藏在老夫这里。”

我想说出事情的真相，再一想觉得王二祝这小流氓也不容易，毕竟朋友一场，万一真被严打进去，这辈子可就彻底完蛋了。张铁嘴这人别看嘴上仗义，其实他最怕官，要是知道是公安抓捕王二祝，保不准马上就跑去告密。

“这符真是满灵的”我摸着那张符，冲张铁嘴咧了咧嘴说，“看不出你算命打卦，还会画符哩。”

张铁嘴得意，他一屁股坐在破沙发上，示意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樟木箱子。我以为能拿出几个宝贝，不料打开箱子，里面只有几本破破烂烂的书，书堆下还盖着一面铜镜。这铜镜看着倒像个古物，通体斑驳青绿，只是那时候不像现在，虽然“破四旧”不再热了，可是大家热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古董文物不感兴趣。

我顺手翻弄了几下那些破书，只见书里面夹着几张黄裱纸，上面似乎画了些什么东西，我也没心思细看。张铁嘴看我兴趣索然，便把箱子又锁上了。

“那就是道符，老夫可是得到秘授啊！”张铁嘴不高兴地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今天一时心血来潮，叫你小子见识一下，没想到小子无知，实乃对牛弹琴也。”

我说：“老张你还是留着对自己弹吧，我得先看看王二祝这小子给你藏在什么地方了，莫给郭老铁破了符咒，过来把他打个半死。”张铁嘴一听更不乐意，说：“这不是说老夫的符咒不灵么，凭那郭老铁一介粗人，怎能破解老夫的秘传符咒？有本事你自己找，只要你能在这间屋内找到二祝，就算让你破了符咒，老夫别无二话。”

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张铁嘴的住处，屋子不大，几件多日不洗的脏衣服堆在床头上，发出臭烘烘的气味，破茶几上放着几只破碗，看不出有什么供人藏身的地方。我趴下身向床底看，除了那只樟木箱子别无他物。奇怪，王二祝这小子还能躲到哪里？张铁嘴坐在自己自制的皮革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洋洋得意地看着我。

“怎么样？老夫的符咒效果如何？”张铁嘴笑道，“不知道老弟此时此刻，是否在心中对老夫大为佩服？”

我看张铁嘴张狂的样子，便说要去公安告发，告他搞封建迷信，还包庇打伤人的罪犯。张铁嘴开始以为我玩笑，说二祝痛揍的郭老铁可是你的仇人哪，你怎么恩将仇报？我说老张你怎么不明白事呢，我和郭老铁再不对眼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王二祝打伤他那可是刑事犯罪呀，“实话告诉你吧，二祝现在是公安局通缉的要犯，今天到你这里就是政府让我来的，他们早就注意到你了。嘿嘿，再不把王二祝乖乖交出，小心他们找你算账，办你个窝藏罪犯的罪名。”

张铁嘴最怕官府，一听便吓得冷汗直冒，虽然怀疑我在吓唬他，汗珠却不由自主地向外冒。他擦了把冷汗，急忙站起来把屁股底下的沙发挪了挪位置，露出沙发下面的一块木板，这下子全明白了。

张铁嘴掀开那块木板，木板下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

“二祝，你快出来吧！”张铁嘴哭丧着脸对着洞口说，“莫怪老夫不讲义气，官府可不敢得罪呀，你来自首，说不定官府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你宽大呢！”

我说老张你别叫喊了，看我撒泡尿进去，看这小子出不出来。不料那王二祝还真沉得住气，任凭我和张铁嘴叫喊了半天，愣是没发出一点声息。我说坏了，这小子别是

在洞里闷死了吧，张铁嘴被我一句话吓得脸色灰白，分辩说：“二祝这么多天一直藏在里面，怎会被闷死？不过世事难料，事不宜迟，咱们快进去看看。”说完他也不等我，扑通一声就跳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跳下去，这才发现地洞其实挺小，刚够四、五个人藏身，洞的四壁刻满了好多弯弯曲曲的东西，像画又像字，只是光线太暗，一时看不清楚，不过却未发现王二祝。

我和张铁嘴两人仔细地搜寻了一遍，确定没有王二祝的踪影。这时的张铁嘴已没了我刚来时的精气神，大滴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滴到脖子里。奇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小子哪里去了？

我说可能二祝趁你不在的时候溜出去了，这小子碰见好事最爱吃独食，说不定早就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去了。张铁嘴连声说不会，他没离开过屋子，沙发也没挪动地方，二祝怎会跑出外面？两个又在地面上仔细摸索了一遍，确认没有尸体一类的东西，心里不禁都有些着慌。

刚从洞口爬出来，张铁嘴就哭了，鼻涕眼泪被他抹在胡子上，显得又可笑又可怜。我哭笑不得地说：“老张，你可别哭，哭就能把人找着了？先说说这洞是怎么一回事吧，好像咱们这地儿没和日本鬼子练过地道战，你们家怎么有个地道？”

原来张铁嘴家的地道压根就不是他挖的，也不是他的先辈留下的，按张铁嘴的话说，是天降大任，老天爷赐给他的。

张铁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在生产队里干活卖力气，能劳动，本来是很多姑娘中意的对象，只可惜生在了一个富农家庭，成了“黑五类”，自然没有姑娘肯跟他。张铁嘴转眼间到了三十岁，眼看要打光棍，一急之下就离家出走了。他的富农爹娘急坏了，跑到大队部找儿子，被生产大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生产大队长倒不是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主要是心疼队里少了一个便宜的棒劳力。

那时候正是六零年前后，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人们有很多出走到外地的，大家都习以为常，所以张铁嘴走后，除了他爹娘着急外，其他人也没有太在意。不料不到一年的光景，张铁嘴就带着一个漂亮大姑娘回来了，说是从四川带来的。大姑娘长得那个漂亮呀，就别提了，全村的大小男人都看直了眼。大姑娘不爱说话，见人就笑，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她是个傻子，张铁嘴说她小时候得了脑病，留下了后遗症。不过大姑娘很争气，先后给张铁嘴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只可惜傻子就是傻子，大姑娘虽然能生孩子，但不会养孩子，儿子三岁大的时候她带着在门口玩耍，不料竟要丢了，问什么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大姑娘虽然傻，时间长了也感觉到儿子丢了，急得天天在村里四处转。张铁嘴又要照顾小闺女，又要照顾媳妇，生产队里的活就落下了。

那时候讲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何况张铁嘴的成分本来就不好，所以张铁嘴就成了村里的困难户。好在张铁嘴自有办法，不能到生产队劳动，他就带着媳妇和女儿到外村去要饭。那时候的人家都很穷，讨饭也很艰难，他的铁嘴功夫就是那时候

炼成的。后来媳妇得病死了，女儿长大了，上学了，嫌张铁嘴要饭丢人，张铁嘴就不能再讨饭了。可是干什么才好呢？张铁嘴要了几年饭，过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早已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让他再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出苦力，简直比要他的命还难受。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老天送给了张铁嘴一根救命稻草。张铁嘴的家自从媳妇死后，就变得脏乱不堪，张铁嘴游手好闲，也懒得收拾。这一天天降大雨，下雨前先刮了一阵狂风，把张铁嘴房上的屋瓦揭掉了好多块。张铁嘴正猫在屋里睡懒觉，屋瓦掉下来他也听见了，但外面风这么大，如何上房去收拾？只好等风停再说。

不料到了晚上，天上又下起大雨来，沉雷闷闷，大雨滂沱。张铁嘴在床上连声叫苦，但雨大天黑，只好又等到天明雨停再说了。这一晚张铁嘴怎么也睡不着，只听到房顶的雨就像瀑布一样倾泻在他家的地面上。

等到天明雨停，张铁嘴起床后大吃一惊，家里的地面竟然并没有想象中的泥泞不堪，有些地方还和平时一样干燥。那么多的雨水都流到哪里去了呢？张铁嘴在地面上仔细搜查，找了找去，终于发现墙角有一条裂缝，雨水正是沿着这道裂缝流了进去。他找了把铁锹，顺着裂缝挖出了一个洞。

把洞里的水排干后，张铁嘴才发现这个地洞竟然是人工建成的，因为洞壁都是用青砖砌成，上面还刻着许多奇怪的图画和文字。更让人惊奇的是，在洞的一个石龛里发现了一个樟木箱。打开箱子，里面装着一些奇怪的经书。张铁嘴上过高小，粗通文墨，翻了几遍，里面的文字晦涩难懂，他看得似通非通，但隐约知道是一些符咒之类的典籍。

那时候正在破四旧，张铁嘴不敢声张，只有到深夜里才点起菜油灯翻看这些古书，时间长了还真给他看出了些许门道。不过这些封建迷信正在破四旧的范围内，所以张铁嘴得意之余冒充医生，给邻居用符咒“驱使鬼神，祭祷治病”的事情很快就东窗事发，被革委会游了几次街，从此胆战心惊，老老实实做好人了，但他虽然革面了却未能洗心，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他也沉渣泛起，干开了算命相面的勾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张铁嘴对我感慨说，“其实算命相面，百无一准，哪有符咒登真，直指人心？奈何世人肉眼凡胎，不分好歹，不知真伪，我本有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我朝地洞里又看了看，确定这地洞不像张铁嘴这样的人能建造的，便转头对张铁嘴说：“老张你就别感慨了，你以为你是谁？我看你纯粹一封建迷信。现在政府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那符咒真能管用，就得让实践检验检验，找出二祝在什么地方来，若是找他不见，那就屁也不如，趁早改邪归正。”

张铁嘴听我提到王二祝，马上就变成哭丧脸了，他撅着屁股从床底下又拽出那只樟木箱子来，抖抖索索地从里面翻出一本薄薄的书册。一看封面上写着“往生咒”三个字，我都气得笑了。我说老张你就糊弄吧，这“往生咒”又名“倒头经”，是和尚们超度死

人用的,叫死人们都上西方极乐世界报到,你怎么当装神弄鬼的咒语了?该不是诅咒二祝早早上路罢?

“老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佛家有往生咒,难道道家就没有?佛家重死不重生,往生咒自然是超度死人早归极乐;道家重生不重死,往生咒自然是让生人魂兮归来,其中天机,外人何足道哉。只是演示这种咒语须待黑夜,天黑再让你看看道家的符咒,绝非浪得虚名。”

符咒术可能来源于古代巫术,在我国的民间早已广泛流行,早就世俗化了。符咒术深深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间的风俗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说,无论避邪护身,治病救人,还是企求平安,驱毒除瘟,都离不开符咒。建房上梁,图个吉利,要写上“上梁大吉”或“姜子牙在此”,就连春节时家家贴的春联,其实也算是符咒的一种,没有人愿意在自家的春联上写上“满门皆混蛋”“全家都死光”的,所以符咒在我国是十分广泛,无处不用。当然在科学昌达的现代社会里,所谓符咒只是一种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寄托,多数人并不当真,要是像张铁嘴那样把符咒术神秘化,装神弄鬼吓唬人,那就成封建迷信了。

吃过晚饭,张铁嘴又洗脸又洗手,还跑到厕所里放了个茅,说是需洁净身体。天黑了,张铁嘴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个白圈,在白圈的中心燃了一炷香,然后两腿交叉,前后左右走动好像在练跳舞,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符咒术里最基本的“三步九迹”的禹步法。

我本来是逗张铁嘴玩,见他当了真,也就有些好奇,现在看得有趣,忍不住问张铁嘴怎么跳起大神来了。张铁嘴冲我鼓了鼓眼睛,突然把右手的食指直挺挺的指向地面上的白圈。

我被张铁嘴的动作吓了一跳,顺着张铁嘴的手指向白圈里看去,只见白圈里已经被香烟罩住了。奇怪的是那青烟并不向外扩散,只在白圈里面慢慢地凝聚,渐渐地幻化出一个人形,我听不清楚张铁嘴念的是什麼,只看见他的脸色越来越急躁,那股青烟却慢慢地稀释,一缕一缕的向北方飘散了。

张铁嘴已经气喘吁吁了,他一屁股坐下来,像干了很累的重活一样瘫在沙发上。我看得莫名其妙,问张铁嘴搞得啥鬼把戏。张铁嘴神情颓丧,半天没有言语,最后长叹一声说:“唉,老夫学艺不精啊,看来尽信书不如无书,没有名师指点也是枉然。俗语云“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跳。”

“老张,你累得脑袋不清楚,说胡话了吧,你嘴里念念有词,却没见你画符呀,画符需要笔墨、朱砂、黄纸,我怎没看见?”

张铁嘴冷笑一声:“那样的符法岂是真传?别看老夫算命看相是骗人钱财,那只是因为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当不得真;但老夫这符咒术乃不传之秘,隐形变化,从凡人圣,岂是那些江湖骗子装神弄鬼的符法可比,只是老夫悟性不够,做不到无师自通,按方施法,差之毫厘,不免似是而非,功亏一篑而已。”

“你看刚才那阵青烟所化人形，正是王二祝那厮的一魂一魄被老夫拘来。青烟北飘，说明那厮现已北逃，夜深人静，正在某处酣睡。只可惜老夫于符法细微处领悟不足，否则青烟如何能自行飘散？定能凝聚成二祝那厮模样，眉眼皆具，让你见识老夫手段。”

虽然不清楚那阵青烟如何会凝聚成一个人形，但我对张铁嘴故弄玄虚的话不以为然。时值夏秋之交，刮的是东南季风，烟雾自然会向北飘散，何况人岂有魂魄？就算有也应无影无形，如何会化成青烟？大家都看得见，青烟是那炷香发出的呀。

张铁嘴笑话我还是个高中生，竟不了解基本的物理知识。“云雾室”知道不？话说原子、电子是看不见的，有一个聪明的外国人建了个实验设备，叫云雾室，里面充满云雾，原子、电子在里面一活动，活动的轨迹就被大家看到了。同样道理，魂魄是看不见的，可是随着青烟一起活动，嘿嘿，大家就看见了，这也符合现代科学原理啊。”

我对张铁嘴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似信非信。那木箱内的书籍张铁嘴吹嘘为天书，但里面的文字，却明显是人力所写，只是语意艰深，令人只可意会，难以卒读。不过张铁嘴招来的人形烟雾的确把我迷惑了，让我的唯物主义思想发生了些许动摇。鬼神之事，虚无荒诞，我是坚决不信，但人死如灯灭，和其他动植物一样灰飞烟灭却也不愿意相信，总希望还能有灵魂来生。其实现在想来，这也许是人类的共性，人类作为有思维的万物之灵，总希望受到大自然的特殊照顾，所以千百年来，相信上帝，迷信鬼神的风气一直经久不衰。

我那时候对张铁嘴开始有些迷信，虽觉他有时信口开河，但毕竟有一点道行，算是个民间异士。但直到后来风云际遇，见识到现存的秘术异人，更因此开始一段人生的悲欢离合，才真正了解到我国神秘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的精髓当真如泱泱江河，源远流长，套用张铁嘴的话说，世人肉眼凡胎，不辨真伪，又何足为世人道哉？

第三章 火葬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85年。这一年国内国外发生了许多大事，也难以尽述，但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却不能不叙述一下。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二岁，连个女朋友都没谈上。心灰意冷之下，我已经打算找个农村姑娘结婚算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连这个愿望还没实现，生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我所在的化工厂是个国营单位，本来捧的是铁饭碗，谁知道改革的春风一吹，要

自负盈亏了。那时候还没有破产一说,但效益和工资挂钩,我们厂就惨了。我的工资几乎去了一半,除了平时花销,几乎一个子不剩,拿什么娶媳妇呀。北京那个姓崔的小子在舞台上唱着《一无所有》挣大钱的时候,我却是真的一无所有了。钱是英雄胆,身上没了钱,交际圈自然也变窄了,朋友里也就留下了一个张铁嘴。你别说,这时候的张铁嘴已不比往日,政府对他们这行当已经放任自流,张铁嘴混得比我们这些国家工人风光多了,用他的话说,腰里叮当响,就是不缺钱。他算命打卦的钱有时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啊,正该他们牛鬼蛇神得意,真是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金。

张铁嘴见我落魄,倒也讲义气,每逢酒场就把我叫上,借酒消愁愁更愁,酒入愁肠,每次我都喝得酩酊大醉。本来以为人生就这样下去了,不料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刑事大案让张铁嘴和我声名大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们化工厂有一名女工,叫李爱菊,年龄较小,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她家离化工厂较远,大约有十华里的路程。因为在她家和化工厂之间有一座火葬场,一旦天黑她会害怕,所以她每天下班后就立刻骑着自行车回家,从不敢耽误。

有一天早晨,她的父母突然找到我们厂部,说他们闺女昨天晚上没有归家。厂里也急了,问问当时一起下班的女工,都说亲眼看见李爱菊骑车回去了。年轻姑娘爱臭美,她买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很时髦,大家不会认错人。她的父母当场就哭了,爱菊回家一向很准时,整夜没回,一定出事了。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把我们化工厂翻了个底朝天,首先怀疑情杀,把我们厂的大小青年都一一讯问,像我这样的大龄男青年都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我那个气呀,我认识她李爱菊是谁啊。公安局很卖力,忙碌了十多天,排除了一条条线索,最后却一筹莫展。这李爱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哪儿找去?事情眼看就要变成悬案,李爱菊的父母不依不饶,天天到公安局和厂部吵闹,搞得大家都心烦意乱。有人说李爱菊这妞怕是跟哪个相好的私奔了,也有人说可能被人贩子拐卖了也说不定,但都没有什么证据。

这件事发生有十多天了,在一次酒后张铁嘴向我打听我这件事,原来化工厂女工神秘失踪一事早已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

“老夫早已判断,这姑娘一定在火葬场出事。”张铁嘴神秘地趴在我的耳边说:“此事千真万确,只是不宜声张。”

“什么不宜声张?尽是闲扯淡。”张铁嘴满嘴的酒气熏得我差点呕吐:“没有证据你怎可信口雌黄?小心火葬场职工抓你去火葬。人家公安局也早就怀疑到了,已经把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全部过筛了几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哪。这小姐就这样人间蒸发了,可惜啊,早知道那辆永久车送给我多好,也是一件大人情!”我感叹道。

张铁嘴嘿嘿笑了几声。我看他笑得诡秘,想起当年王二祝的事情,突然间有了一个主意,这主意虽然有点荒诞不经,但聊胜于无,不如就试上一试。

张铁嘴听完我的主意后却连连摇头。他说自己虽然能拘人魂魄，但那是拘的活人，尚且功力不足，至于死人魂魄却从未试过，能不能唤回他也不清楚。我说既然不清楚就要弄明白，何况弄清工人姐妹的生死本身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呢，你要是不愿干，我就到公安局去告发，说你是装神弄鬼老骗子。

张铁嘴不吃我这一套，说现在政策早放宽了，地富反坏右都摘帽多年了，他一个算命打卦的妨碍政府啥地方了？我恐吓他说：“我才不那么傻呢，要告我就告你能拘人魂魄，告你藏了一套鬼书。你要是进去可就别想再出来了，你想啊，哪天你要是不高兴了，拘几个中央领导玩玩，多危险哪？”

张铁嘴一下子蔫了，想了半天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不过他考虑说，即便拘来魂魄又能怎样，新鬼不入人身，无法开口说话。我问何谓新鬼，张铁嘴说人死后须过五七，五七后才能回家探看。亡魂初次回家，应在每夜丑时，李爱菊这妞尚不到五七，无法确定亡魂方位。我说：“你不是确定在火葬场附近吗，今夜咱们就前去做法，万一探明真相，也算为人民立下奇功一件。”

说干就干。张铁嘴现炒现卖，又回到家里找到天书翻看了半天。熟悉招魂程序后，便和我一起到集上买了一只大公鸡。我问买公鸡干什么，张铁嘴说这公鸡又叫引魂鸡，新鬼不能上人身，但可以上这鸡身。以前我们这里的殡葬风俗，孝子前头必有人手提公鸡开道，最后在坟头杀鸡撒血。公鸡能够引魂，将死者的魂魄引进坟墓，我还一直以为是封建迷信呢，原来还是有来历的。我说李爱菊是个姑娘家，咱们应该买个小母鸡才对啊，张铁嘴翻翻眼没有理我。

这天晚上，正是月白风清，本来是个很让人遐意的晚上。远处街道上成群的青年男女正在跳新兴的迪斯科。那时候这种舞蹈非常流行，有首打油诗专门形容说“大姑娘，十八岁，参加城里跳舞队，跳什么舞？迪斯科舞，跳起舞来扭屁股”，一方面形容这种舞蹈的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舞蹈当年确实热得不行。

我和张铁嘴这时候从黄土大路上下来，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小路走向火葬场。火葬场离大路足有一公里远，四周野草丛生，不时有蛤蟆或青蛙之类的小动物在我们脚边经过。由于怕别人发现，到了火葬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我们就停住了。这几年政府大力提倡火葬，虽还没有强制，但大家都认识到了火葬的好处，又干净又卫生，所以接受很快，火葬场生意出奇的好，到晚上焚尸炉的烟囱还在不停的向外冒烟。不过事主一般不会对晚上送尸的，所以一到晚上，火葬场只留有几个工作人员，显得很清静。

张铁嘴用粉笔在那块空地中间画了个白圈，吩咐我割开鸡冠，把鸡冠血撒了几滴在那个白圈里，就坐在地上念念有词。我提着公鸡，离开他几步，坐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垄上。时间已到了深夜，大概快到了丑时了吧，远处依然灯火通明，依稀还有舞蹈的伴奏声传来。我突然有些后悔，要不是干这事，兴许现在自己也正在那里跳舞，又或许撞到桃花运也未可知。李爱菊这小姑娘，要不是遇到什么祸事，怕也正在跳迪斯科吧。

我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张铁嘴突然跑了过来，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公鸡，用一块红布快速包住，对着我低声说：“来了，快走！”。

天没亮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张铁嘴的家。内室里烟雾缭绕，张铁嘴走之前已经在屋里烧了七炷高香。刚进内室，张铁嘴就把红布扯掉了，紧接着把公鸡扔了起来。那只公鸡在空中扑棱了两下翅膀，一头栽倒在地面上挣命，这时候突然间从鸡嘴里发出了一个细小的人声。仔细听，听得出来，叫得是“米粒”“米粒”，连叫七声，那只公鸡就萎靡下去了。

我和张铁嘴都呆住了。“米粒”“米粒”，这是什么意思？忙了一夜弄出这个结果，我们两人都有些垂头丧气。我埋怨张铁嘴不学无术，非要弄个大公鸡来引魂，这下可好，李爱菊的魂没引来，大公鸡的魂魄倒跑来找你算账了，鸡不是最爱吃米粒么？张铁嘴分辩说，这哪里是大公鸡的魂魄，分明就是那小姑娘的声音，鸡能说人话么？我一想也是，兴许这“米粒”就是杀害她的仇人的名字，虽然这名字怪特别，但农村人叫“狗蛋”“毛驴”的不也有么？

不管怎么说，总算还是有收获的，我和张铁嘴又高兴起来。张铁嘴把那只公鸡褪去毛，放上辣椒炒了一大盘菜，又找出一瓶老白干，哥俩美美地吃了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已经商议好了，天亮后我去上班，张铁嘴今天不出算命摊，到火葬场查职工的花名册去。

没想到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火葬场的领导和职工压根就没有叫“米粒”的，连姓米的也没有。难道这“米粒”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又或许不是火葬场的职工？由于没能查出个子丑寅卯，我和张铁嘴都没有敢声张。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在我和张铁嘴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遇破解了这个谜团。这两年我和郭老铁的关系改善了许多，大凡检验科的机器出了毛病，郭老铁都是让我去修理，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检验科的姑娘多，兴许能找到谈对象的机会。但这些姑娘个个眼高于顶，哪里能看得中本厂的男职工？更别说像我这样老大难的大龄老处男了，就连检验科最丑的谭小玲，对我也是不屑一顾。这天我又去维修检验车间的机器，刚一进门就听检验科女科长高声喊：“谭小玲，你过来一下！”

谭小玲满脸通红地跑过来。女科长大着嗓子对她说：“谭小玲，不是我说你呀，你怎么还和他来往？你不知道他的绰号叫米粒吗？米粒呀，心眼比米粒还小！”

我一激灵，差点摔了一跤。这些天“米粒”这两个字天天在我的脑海里转圈，乍一从别人的嘴里喊出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过后我从检验科几个姑娘的嘴里了解了大概，原来谭小玲谈了一个对象，县物资局的，叫徐杰，俩人已经谈了两个月了。那徐杰到检验科来过几次，谭小玲本来挺满意的，但谭小玲的爹妈到物资局一打听，听说这小伙子气量非常窄，和别人有一点小毛病就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大家都喜